

(清)毛奇齡撰 龐曉敏主編

學苑出版社

毛奇齡全集

第二十九冊

目錄

文集

墓誌銘 十六卷 卷十四——卷十六

一

神道碑銘 二卷

一一一

塔誌銘 二卷

一五九

事狀 四卷

二三一

年譜 一卷

三二五

西河合集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秋晴
姜兆熊
田易堂

墓誌銘

江西饒州府浮梁縣儒學教諭王君墓誌銘
諸郎人祖養吾公諱朝試杭州樂之與其兄萬曆戊
戌進士在吾公諱猷者割所居居杭州西城生子五
皆錢塘諸生其次子夢發公諱一焜君父也又次諱
一虞卽以錢塘生中天啟辛酉鄉試遂下籍爲杭州
王氏夢發公生子四亦皆錢塘諸生君爲第三子諱

起芬字芳人而長子諱起彪亦以錢塘生中順治丁亥進士而于是有德興縣殉難之事按狀起彪字虎子以

興朝丙戌開科舉鄉試中式其先一年君東渡西陵省墳墓于鄞未還渡也西陵舉民幡鎮海將軍守寧波者移軍屯西陵阻江而守時首事者多鄞人強君共事而君辭之匿于海濱者越一年王師下江東君始還渡值虎子賓興歸見君執君手泣曰吾將爲興朝官矣明年成進士又明年除江西饒州府德興縣知縣而江西守將金聲桓反虎子捧檄行謁征南

大將軍譚君行間而譚君留之。新令諸官未赴任。留軍前者事平以軍功超本級擢用名隨征官隨征。官本捷徑人爭趨之。虎子不欲曰。吾赴任官耳。旣而賊平請赴任。方是時賊渠雖授首而餘孽猶未解也。饒州故山僻多逋寇而僞將董三合饑民乘之與蔡賊張天麒樂平賊許宥等重聚洛口四入德興城。民無守者。巡撫朱君留虎子南昌待之。旣而賊稍散。虎子乃馳檄徧諭德興民之附賊者而民皆感之多還。歸來迎時虎子駐府城先行牌調伍伯取圖籍稽坊里戶口報之行省。行省以爲能已促之行而居民之

來迎者。又踵踵至。虎子遂赴任。總鎮穆君饒九道吳君請以兵從而虎子却之。已丑六月下車于五垣八月入城。越十日僞將董三衝城入。篡虎子去幽于十三都之天君廟。廟後通弋陽一僧背指曰弋陽去此三十里可逃也。虎子曰吾死賊官也。吾以逃官死賊也。時賊勢稍衰。無主首將欲得仕官之賢名者爲之號召。故百計脅虎子令降。而虎子不從。已而張筵請觀伎酒半。扮武安王舞一賊持杯遽來前曰武安云降漢不降曹。誰謂漢耶。曰吾奉天子命以來。知此邦非漢乎。曰是滿也。非漢也。曰堂堂天子蒞中國而撫

四夷中與外誰非漢者曰然則請君還漢耳遂戕之
先是君送虎子時訣曰吾以身許官官所飢此行存
亡未可知諸弟能養親吾無慮矣弟吾倘不測非子
誰當周旋之而曰諾以故君聞變卽走德興收其屍
歸葬杭州隨獨身之江西號于江西巡按監察御史
米君及饒九道吳君請題卹而御史難之君灑涕陳
說侃侃數千言一時聞者皆相顧嘆息稱其賢遂謂
君儒者可用使之署饒州府浮梁縣儒學教諭曰署
此然後題蓋將以羈君也旣而新令撤按差巡撫
以變亂初定數更易終不得上請而君以稱職行省

詳院使當請實授君。投傳嘆曰：吾所以羈此者爲死。者請卹耳。豈爲此縣博士耶？且兄不爲捷徑官而吾爲之，遂拂衣行。已而德興縣士民舉名宦崇祀學宮。君復至德興學奉主哭于祠。康熙二十七年，浙江巡撫金君提督學院使王君以君請崇祀杭州三學鄉賢祠。又十年，君持虎子狀詣予寓亭，再拜請表墓。予時病腹下，未應也。其明年君卒。越二年，君子國子生之麟，且持君狀來告曰：亡父卒于康熙三十七年十一月七日，距生明萬曆四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已八十年矣。將以某月日卜塋某所，而銘詞闕然。當彌。

留時囑曰。吾向者乞西河文表。吾兄墓而病未遑也。雖然人亦有言。死後能得西河文庶或幽德無泯淪。吾兄節未白而吾又賁志幽德也而泯淪矣。吾一生用心祇此兄事。如肩膊不可解。盍亦請之。或者能銘其一乎。則何敢辭矣。間嘗出西城訪寶石山房觀君與夢發公讀書處。湖光山色照映胸臆。在崇禎之季。山陰劉忠端從京師還過君而樂之。與之論辦理學。往返若干日。曰。山川人物各擅其秀。今不可得矣。西城舊所居已歷二世而國初下圈城令自錢塘湧金以至清波三門附城居皆圈之。去時虎子提禮部

歸里而女兄夫戴京兆。晤君方會試。下第還爲婿。贅君家。乃露處衢路。徬徨無所依。旣久而後賃有屋之。家居之。君嘗曰。人生丁亂離。則拂意之事皆能安之。少從夢發。公游楚中。憲賊陷麻城。略地廣濟。斬黃間。夜走山市里。仁會者。湖民之甲保者也。指爲賊縛。而俘于官。官初不省。旣而呼愬之。然後大驚。急令釋。所縛而導之歸。其坎壈如此。故後每遇拂意事。必曰。此非里仁民乎。蓋通觀云。君臨卒。其子請曰。脫不幸。將以之易名乎。否乎。初曰。否。旣而泣曰。吾初以請卹。受此官。志在請也。今可得耶。名此所以志矣。因名教。

諭君而附之以銘銘曰

矯矯大節千古不刊更革之際始多難言太公夷叔
東西異轅惟以官死聖門皆然所嗟伯封尋兄郊原
軼深雖烈悲名不宣因之扶服三驅江干不幸賁志
留名以傳誰言幽閼墓門此鐫煌煌日月在兄弟間

凌處士墓誌銘

凌氏予世交有同官者有先世同籍者有與兒姪輩
同計車者獨于悅菴君則少年避世與予之早歲避
人走四方正同而其子子健君又往以六藝相諮請
有同學之好惜予老未經方幅而悅菴已辭世而去

且十一年矣。當君生時，丁崇禎之季，中原羣盜如豪。毛顧東南，猶晏安也。其時生齒盛，四民熙熙，士大夫以勢位相矜，而杭州稱繁華之鄉，苟名家者，子出而問世，又誰不慷慨思奮興者？况凌氏甲第冠于西浙，公自視固殊人，亦不敢夷視之，而乃自成童以後，弱冠以前，嶽嶽然將致萬里，而一旦驟罹鼎革，舉生平所學而盡屏之，斯已難矣。矧君非無意進取者，生旣抱異姿，承父兄之教，家學有自，而志又銳上，終日挾一卷，歷長晝，不輟。雖傍晚，猶俯首竚欄隙，此其汲汲爲何如者而遽。君所誦，東所爲文稿，再拜而投之。

爨間嗟乎。豈易言與。是豈尋常學士所幾及哉。非古
之所謂高自蹈而薄于功名者乎。迄于今。其家之群
從出試者。或登賢書。或第進士出身。或名館試。爲翰
林官。卽其子子健。君亦以康熙己卯中鄉試乙科。而
君獨廢居治生業。徘徊市門。人皆稱之曰牆東君云。
顧君聞牆東名劇。喜嘗曰。吾家數世爲顯官。而食廉
吏貧。不幸早失怙。七歲衣麻衣。何以將母。自非居牆
東。其能爲人子有今日哉。以故公事母數擊鮮。杭俗
時物。非最初出者。雖貴值不名。嘗新君必以新進母
未嘗于口不食也。兵革之際。人間多傳聞。每日夕必

陳其畫所聞者以爲歡。母嘗嘆息謂吾不出門而周知天下之事可驚可喜。較之矇瞍之彈詞亦何以過。第不意世故翻覆其爲滄爲桑遂至于此。君有兩大願。一大父與父棺俱未葬。君營葬兩山至足跣股裂而卒以竣事。一先世閭閻在新宮橋南。初被兵災旣而毀于煬。因寄之望仙之左。而久不能復。君獨復故居。且造家廟爲合宗地。兩願俱畢。若其自處之嗇則幼讀乏薪。燎每坐暗室。必辨色而起。以補宵課。學書不用紙。以退筆蘸水臨帖于琴磚。日必千字。至其身之所衣則自潔服對客。外易以博綈之補綴者。或詰